

樂書卷第九十一

孟子訓義

梁惠王上下

聲音不足聽於耳與



凡物動而有聲音變而有音易曰天數五地數五則
五聲者天地之道也傳曰人者統八卦諧八音舞八
佾以終天地之功則八音者人之道也樂通倫理而
三才之道具矣然則發之聲音其有不足以形容之
乎蓋肥甘者食之美而悅於口輕煖者服之美而悅
於體采色者視之美而悅於目聲音者聽之美而悅
於耳便嬖者使令之適而悅於意為肥甘不足於口
歟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調香以養其口為輕煖不足
於體歟必將䟽房越席牀第几筵以養其體為采色

不足於目歟必將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養其目爲
聲音不足於耳歟必將鳴鼓鐘彈琴瑟以養其耳爲
便嬖不足使令於前歟必將衆侍妾盛官徒以適其
意凡此王之諸臣皆足供之固知王之不爲是也其
所大欲特在辟土地以廣之朝秦楚以臣之莅中國
以君之撫四夷以服之而已豈難知哉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
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
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
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衆樂
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先王之樂其本存於欣喜歡愛之情其末見於聲音
節奏之文探本知末者知其情而能作即末窮本者
識其文而能述周衰樂壞天下識情文者蓋鮮矣故
知聲而不知音者有之知音而不知樂者有之亦孰
知夫樂與音相近而不同邪蓋齊王所問者樂所好
者音不悅先王之樂以樂民直悅世俗之樂以樂身
而已尚何異魏文倦於聽古樂晉平樂於聽新聲哉
此孟子所以有今樂猶古樂之說庶乎王知反本也
今夫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教辟慢易
以失節流湏以忘本此新樂之發世俗之樂也黃帝
之大咸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濩武其聲足
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此古樂之發先王之樂
也古今之樂以本同以末異徇末以忘本則古必異

今抑末以同本則今亦猶古古之所謂樂之本不過與民同樂而已誠能因今樂與民同樂是亦古樂之實也觀齊王悅南郭之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之鼓琴卒授之國政彼其好世俗之樂徇末忘本如此又孰知與人與衆以反樂之本乎此韓子所以有與衆之說晏子所以有獨樂之戒也孟子以齊王不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今樂猶古所以引而進之也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樂故對之以今樂異古所以抑而攻之也

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卒疾首蹙頰而

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鐘以止爲體鼓以作爲用故凡作樂皆曰鼓樂焉鼓樂所用多矣獨言鐘鼓管籥田獵所用多矣獨言車馬羽旄蓋鼓樂雖不在鐘鼓管籥然非鐘鼓管籥無以示與民同樂於內之意也田獵雖不在車馬羽旄然非車馬羽旄無以示與民同樂於外之意也周官田僕馭田路以田巾車建大麾以田則所謂車馬即

田路 羽旄即大麾也鼓樂一也在文王則靈臺以爲樂在幽王則鼓鐘以爲憂此無他樂於內者與民同不同故也田獵一也在秦襄則駟鐵以爲美在齊襄則盧令以爲苦此無他樂於外者與民同不同故也今王鼓樂田獵於此使民有瘁瘁之苦無欣欣之樂天性之父母至於不相見天倫之兄弟天情之妻子至於離散焉有王者在上使民至於此極也哉孟子并與兩端論之誠欲其審去取與民同樂而已與援文王與桀之事勸戒梁王同意觀宣王社山之獵父老有至蠲租我之賜孟子反謂不與民同樂者社山之獵所賜不過父老是與寡不與衆雖謂不與民同樂可也鐘鼓言聲管籥車馬言音者單出謂之聲雜比謂之音鐘鼓以節樂其聲則單出而已故言聲管籥以和樂其聲則相應而雜比故言音然車馬亦言音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析而言之聲與音異通而言之聲音一也故此言管籥之音詩言嘒嘒管聲自事言之聲音足以樂人之內田獵足以悅人之外自道言之五音適以聾人之耳田獵適以狂人之心也

樂書卷第九十一終

樂書卷第九十二

孟子訓義

梁惠王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齊宣王之於國外有遊畋之囿內有雪宮之樂遊畋之囿則專利而已非與民同利也雪宮之樂則獨樂而已非與民同樂也故有爲人下者不得是樂而非其上則爲不知命爲人上者有是樂而弗與民同則爲不知義義命所在則是義命所去則非今王苟知

獨樂爲非而憂樂與民同則在下者亦將以君事爲
憂樂而不非其上矣以易求之比則樂民之樂而下
至於順從師則憂民之憂而民至於從之是憂樂施
報之効也故推樂民之樂而樂以天下特憂民之憂
而憂以天下則天下雖廣風俗同而如一家中國雖
大心德同而如一人萬邦孰不嚮之以爲方下民孰
不往之以爲王哉文王樂以天下而庶民子來宣王
憂以天下而百姓見憂如此而已周官膳夫掌王之
膳羞侑食及徹于造皆以樂特天地之裁荒孔之變
邦之大故然後去樂焉古之王者無終食之間忘憂
樂於天下况欲王而與天下同憂樂邪始有憂樂以
民卒乎憂樂以天下與孔子所謂修己以安人繼之
修己以安百姓同意若夫不知務此而欲長處雪宮

之樂難矣哉梁王疑賢者不樂臺沼故曰賢者亦樂
此乎齊王疑賢者無雪宮之樂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
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
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凡物負則行方則止行則順止則逆方命則逆而不
行之謂也今夫遊豫有事補助有政先王之命也景
公逆先王之命而不行無補助之政以恤民有師行
糧食以虐民飲食無節至於若流流連荒亡至於無
度斯固不足爲諸侯之度適貽彼憂而已蓋順流而
下以忘反則其樂無所要宿故謂之流遡流而上以
忘反則其樂莫知紀極故謂之連此遊于佚者也從
獸無厭則其行妨而不治故謂之荒樂酒無厭則其

行喪而不存故謂之亡此淫于樂者也觀景公遊海上踰時弗反則從流上下忘反可知其好弋有至誅典禽之吏則從獸無厭可知其飲酒有至終夕之樂則樂酒無厭可知然則欲觀轉附朝舞豈從禽之地歟遵海而南放于瑯琊豈流連之地歟孔子有二景公奢于臺榭淫於苑囿五音之樂不解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由是觀之晏子諄諄爲景公誦之者誠欲憂樂與民同而已昔齊桓公將東遊問於管仲管仲對曰先王之游春出省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卒再拜而命之以寶法亦晏子告景公之意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孟子特以樂酒無厭言之者舉甚者故也言興發補不足及助不給者以景公之行適當省耕時故也

景公悅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景公之於齊小有流連之樂大有荒亡之行一聞晏子之言卒知真豫成而有渝不可以無咎故大戒於國不敢慢其事出舍於郊不敢寧其居始興委積發倉廩以補民之不足夫然孰謂不可比先王之觀邪景公三問政於師曠師曠對之必惠民而已景公於是發倉廩以賦衆貧散府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亦晏子所以畜君之意也然則晏子一言而

利溥如此則君臣相悅而志行矣此所以召太師作徵角招之樂也劉向樂書別錄有招本之名豈原諸此蓋徵爲事角爲民君臣之相悅作樂以象成夫豈以獨樂爲哉凡以行政事恤民窮而巳則始興發者行政事也補不足者恤民窮也舜作歌以勅天命其要在康庶事制琴以歌南風其要在阜民財而樂以韶名之徵角謂之招豈例此耶師曠爲晉平公奏清角清徵亦是意也晏子畜君能使之行政事恤民窮如此非健且巽而何自迹觀之畜君固不能無尤自心觀之畜君者乃所以好之何尤之有此小畜之初所以言復自道何其咎也左丘明以鬻拳兵諫爲愛君失是矣然景公不知用勢晏子不知除患卒使田成得志於民雖區區導之以振窮恤孤亦奚補治亂

之數哉此子夏所以深咎之也且晏子之功孟子所不爲今稱其言若是何邪晏子以其君顯其功雖不足爲而其言在所可取亦聖人所不棄也故周任之言孔子取之以告求陽虎之言孟子取之以對滕其可以人廢言乎莫非招也或作韶自播之八音言之或作磬自文之五聲言之言徵招角招則宮商羽之招可知矣特言徵角豈舉中見上下之意邪然齊有招樂非特陳公子完奔齊而魯太師摯亦適齊故也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禮者政之體制於治定之時樂者德之華作於功成之後是治者政之所由成功者德之所由致昔之聖人有能爲禮樂之道無欲爲禮樂之心故造事而達

者推至曠之情而有所作造事而窮者因至粗之文而有所述孔子述而不作者也故於禮執之而已非有所制也於樂正之而已非有所作也蓋禮自外成孔子執之而正人以為政樂由中出孔子正之而成已以為德以迹考之孔子言而履之者皆禮而莫備於鄉黨行而樂之者皆樂而莫顯於陳蔡以鄉黨之禮施於有政以陳蔡之樂形容其德彼見見聞聞者惡有不知之邪子貢之知孔子以此而已然孔子之禮樂其理一成而不可易其情一盡而不可變故雖歷百世更百王其能違而弗從乎蓋孔子聖之時道之管也禮樂之統歸是矣百王之法一是矣前乎以功業而作者不若孔子之至備雖堯舜猶可以賢之況其下者乎後乎以禮樂而治者不若孔子之大成雖百世之王莫之能違況去之未遠者乎竊稽子貢之知孔子對太宰詒之問則譬夏之太山而不知所以為崇對趙簡子之問則譬夏之江河而不知所以為量或比宮牆之峻而不可入或並日月之明而不可毀以言乎深足以配海以言乎高足以配天彼其知孔子豈特禮樂哉然孟子語其所知止是者姑道可以法後世者爾雖然見禮主於知政未始不知德楊雄曰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是也聞樂主於知德未始不知政樂記曰審樂以知政是也

樂書卷第九十一終

樂書卷第九十三

孟子訓義

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聖人明道之象以制器即器之體以寓象非智至明不足以創之非工至巧不足以述之離婁之明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智之至明者也公輸子之巧能得意於運斤成風之妙工之

至巧者也以至明之智創物而以至巧之工述之不能廢規矩而成方圓是規矩非出於方圓而方圓之所自出者也述天地自然氣數而以聲通之謂之律聲之曲折而成方雜此而成文謂之音聖人推日以配音而以情質因辰以配律而以和音非聽至聰不足以達之師曠之聰能合乎八風之調聽之至聰者也以至聰之耳聽樂不能廢六律而正五音是六律非生於五音而五音之所自生者也蓋方圓之所成五音之所正必本於天性之聰明成於人爲之法度然則堯舜雖有亶聰明作元后之道苟不資法度之粗以爲仁政其能平治天下使之各當其分而不亂哉傳曰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亦是意也今夫始萬物者

道也非仁政不行繼道者仁政也非道不立堯舜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則所謂道者乃所以在之也堯典所言皆道所以在天下舜典所言皆政所以治之在之本也治之末也堯舜一道史之所言如此相爲終始而已人君有仁聲仁聞猶離婁之有明公輸子之有巧師曠之有聰也有仁政猶離婁公輸子之以規矩師曠之以六律也根諸中有不忍之仁心形諸外有足聽之仁聞固宜近有以澤天下遠有以法後世然且不足致此者非他不行先王仁政之道云爾有仁心仁聞而不遵先王之法謂之徒善有先王之法而無仁心仁聞謂之徒法齊王恩足及禽獸而功不加百姓其心非不善也而無益於政徒善不足以爲政故也禹之法非亡而夏不世王其法非不美

也而無益於行徒法不能以自行故也苟主於中者有仁心仁聞之善而輔之以先王之法正於外者有先王之法而主之以仁心仁聞然猶其善不足以爲政其法不能以自行自古迄今未之聞也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師曠之聰聖人之法不可廢於天下如此莊周反謂膠離朱之目天下人始含其明擣工倮之指天下人始有其巧塞瞽曠之耳天下人始含其聰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蓋非一曲之論將以復道之本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直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所謂規矩者正方圓之器也準繩者正平直之器也離婁之明止於目之所視而聖人竭目力焉則能內視無形而極乎離婁之所不能見師曠之聰止於耳之所能聽而聖人竭耳力焉則能反聽於無聲而極乎師曠之所不能聞明雖足以極離婁之所不能視非繼之以規矩準繩不足以正方圓平直之器聰雖足以極師曠之所不能聞非繼之以六律不足以正宮商角徵羽之音昔舜欲作十二章之服以行典禮必命禹以明之察音律之變以在治忽必命禹以聽之以禹爲能竭耳目之力故也作服必觀古人之象審音必本於六律豈繼之規矩準繩六律之意邪彼其於器械聲音之小者猶若是况宰制天下乎一海內雖竭心思以盡精微之妙如之何不繼以不忍人之仁政

哉先王有不忍人之仁心斯有不忍人之仁政以不
忍人之仁心行不忍人之仁政其兼愛足以仁民其博
愛足以愛物凡在天地之間體性抱情者吾之仁均
有以周覆之所謂仁覆天下如此而已周官天子執
冒圭以朝諸侯圭以琬爲用象天有生物之仁則其
命之以冒者豈亦仁覆天下之意歟然於耳目言力
於心言思者蓋人以心爲君無爲以運其思於內以
耳目爲官有爲以竭其力於外故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
矣自取之也

水之爲物其出有源其行有委得其地則清非其地
則濁清者爲陽人之所尊也以之濯首飾之纓豈仁
則榮人所尊戴之意邪濁者爲陰人之所賤也以之
濯下體之足豈不仁則辱人所卑賤之意邪由是觀
之水之性未嘗不潔而或清或濁非性之罪也異其
所處以取之而已人之性未嘗不善而或仁或不仁
亦非性之罪也異其所爲以取之而已孟子有稱夏
諛者有稱人有常言者有稱孺子歌者蓋性命之理
人所同然言或在道孟子取之

樂書卷第九十三終

樂書卷第九十四

孟子訓義

離婁下

萬章上

萬章下

離婁下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

道德不散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仁義出於道德而為禮樂之體禮樂出於性情而為仁義之用仁者愛也其本在孝而其實見於事親則凡移之於事君者皆仁之華也義者宜也其本在悌而其實見於從兄則凡移之於從長者皆義之華也智之實在於知仁義而其華見於前識禮之實在於節文仁義而其華見於威

儀樂之實在於樂仁義而其華見於節奏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豈非智之實在於知仁義歟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則禮制行矣豈非禮之實在於節文仁義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君子樂之雖王天下不與存焉豈非樂之實在於樂仁義歟樂以樂天爲至仁義則人道也故於樂特言樂斯二者而已今夫華者實之所自出華無實則文勝質實無華則質勝文自堯舜至於周其文質未嘗不彬彬也周道衰天下以文滅質述墨氏兼愛之道如夷之而不知有仁之實述楊氏爲我之道如告子而不知有義之實其流至於仲子離母之不仁避兄之不義故孟子反仁義之華而歸之實猶物生之運春則榮華而去本秋則落其華而實之者也孟子言仁義之實以救當世逐末之

弊與老子言道德終於見素抱樸同意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

人之性流通則生厭塞則熄樂出於性樂其所自生者也樂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樂之生也如此其可已乎故由事親之實至於仁眇天下由從兄之實至於義眇天下由智之實其大至於觀遠近由禮之實其節至於同天地樂之生不已而極於日新之盛則天機自動所造皆適足不知所蹈手不知所舞而有盡性術之變豈非真人之息以踵而天機發於此歟孟子言樂及於是亦歸根反本之意也詩序言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與孟子不同者蓋詩序言情動於中

而形於外則始而有終故先手舞後足蹈孟子言樂之
生惡可已則終而有始故先足蹈後手舞

萬章上

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徒歌爲謳永言爲歌是謳則未免乎有謳歌則適於心
之甚可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者天與賢則
與賢故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者天與子則與
子故也由是觀之帝王所爲固未嘗有所容心一於順
天而已故堯舜與賢而天受之先天而天不違也禹與
子而天亦受之後天而奉天時也禮運以不獨子其子
爲道行而大同以各子其子爲道隱而小康豈知孟子
所謂均出天與之意乎然舜以聖繼帝而其迹晦人得
而親之莫得而譽之故其言止於朝覲獄訟謳歌者歸

之而已啓以賢繼王而其迹顯人非特得而親之抑且
譽之矣朝覲獄訟謳歌者歸之親之也曰吾君之子譽
之也禮言必先其令聞止於三代之王亦是意歟然朝
覲獄訟者歸之非惟舜啓爲然文王之時萬邦之方朝
覲者歸之也虞芮質厥成獄訟者歸之也下民之王謳
歌者歸之也彼其有天下之實如此卒不有天下者時
而已矣

萬章下

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
之也者終條理也

乾之爲卦聖人之分也其位則直西北之維而於物爲
金玉金者陰精之純而生乎西其材從革其聲始隆而
終殺聖人鏗之以爲鐘以譬道之用也玉者陽精之純

而生乎此其材不變其聲清越以長而無隆殺聖人憂之以爲磬以譬道之體也古之作樂鏗金以始之憂玉以終之聖人始則出道之用以趨時而有金聲之象終則反道之體以立本而有玉振之象在易鼎之六五資剛以趨變而其象爲金鉉上九剛實以不變而其象爲玉鉉金鉉象聖人之趨時玉鉉象聖人之立本亦金聲而玉振之之意也易曰成言乎艮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則始而不終不足以爲成終而不始亦不足以爲成集大成也者金以成德孔子集道之全以大成邪孟子論四聖人之聲而玉振之者終始具故也蓋金聲則或洪或纖所以條理於其始利用之道也玉振則終始如一所以條理於其終成德之道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足於成德不足於利用故能清者不能任能任者不能和孔子之行非特足於成德又足於利用故或清或任或和適時而已是金聲者孔子之事玉振之者伯夷伊尹柳下惠之事也以金聲爲始條理則終未必不然以玉振之爲終條理則始未必然是善終者未必善始而善始者未必不善終斯三聖所以善終不善始而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終始之也然大成若缺豈非不自大故能成其大邪自制行之殊觀之三聖未嘗不與孔子異自易地而處觀之孔子未嘗不與三聖同道歲也聖人時也以異而同而已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條則有數而不可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聖人之於道

條理於其始則利用而不惑智之事也以譬則巧也條
理於其終則篤於成德而不變聖之事也以譬則力也
力出於人而有極則發而有所至由射至於百步之外
也巧出於天而不窮則至而有所中猶射中於百步之
外也夷惠伊尹之於道能至不能中孔子則能至且中
矣蓋能至者射之善而能至能中者備其善者也能時
能任能和者聖之善而能時者備其善者也射始於古
至羿逢蒙然後善於中清任和行於三聖至孔子然後
善於時豈非三聖立道之體道始於金聲而玉振之取
諸存乎樂者明之終於巧力之射取諸存乎禮者明之
蓋禮樂法而不說惟法也衆人共由之惟不說也天下
之至曠存焉

樂書卷第九十四終

樂書卷第九十五

孟子訓義

告子

盡心上

盡心下

告子

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聲爲宮地四與天九
合而生金於右其聲爲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
左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上其聲爲徵
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下其聲爲羽天數五奇地
數五偶奇偶相資而五聲成焉蓋五聲之變不可勝
窮也而師曠能精之故天下之語樂者其聲必期於
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然耳之於聲天下有同聽

焉必期於師曠者豈以其聰聽出乎其類故邪
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
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
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
也有則髡必識之矣

外以內爲本功以事爲始故有諸內未嘗不形諸外
猶之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也有其事
者未嘗不無其功猶之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
之必見其成也今夫善謳如王豹處於淇水而河西
以謳相高善歌如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以歌相軋
其樂心感之然也與韓娥爲曼聲長歌而雍門善歌
同意齊莊公伐莒大夫華旋杞殖勇於死敵而二軍
披靡卒沒於戎事焉其妻聞而哭之城隅爲之地國俗
爲之變其哀心感之然也與韓娥爲曼聲哀哭而雍
門善哭同意凡此皆誠之形於內而物應於外爲其
事而有其功者也若夫賢者之於國異於是其君用
之則言聽計從道洽政治天下雖廣可使風俗同而
如一家中國雖大可使心德同而如一人其據諸內
而形外爲其事而有功豈特變國俗而已哉淳于髡
徒知魯用公儀休子柳子思之賢而不知繆公不師
用其道疑之以爲不賢以明孟子名實未加於上下
而去亦如此而已豈智者之言邪

盡心上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
得民也

仁以善爲主善以仁爲用均是仁也有言聲之殊均

是善也有政教之異蓋號令之辭無非仁言也絃歌之音無非仁聲也仁言則諭之以心而於感人爲外仁聲則達之以實而於感人爲內此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政之所發而可欲者無非善政也教之所敷而可欲者無非善教也善政以正之而於教爲粗善教以化之而於政爲妙此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詩仁言也於風俗則移之而未至於易樂仁聲也於風俗非特移之又至於易之也豈非仁言不如仁聲入人深之意與善政則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善教則以善養人有至於服天下豈非善政不如善教得民之意歟言之仁者猶若此况不仁者乎教之善者猶若此况不善者乎然仁言仁聲之所施有及於貴賤故言人善政善教之所施止於賤者而已故

言民與孔子言節用而愛人又言使民以時同意

盡心下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舜樂謂之九磬禹樂謂之九夏之樂其奏必以鐘鼓蓋鐘鼓者樂之器而樂非器也鏗鏘者樂之聲而樂非聲也樂雖非器未始離乎器雖非聲未始離乎聲高子以禹有追蠡已弊之鐘謂禹好聲樂爲勝於文王是不知道追蠡久而弊節奏久而絕非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也今夫城門之軌至於弊者非兩馬之力所能致鐘之追蠡至於絕者非一世之用所能致高子以追蠡論禹之聲是猶以城門之軌責兩馬之力其爲不智甚矣由是觀之高子非特固於爲詩亦固

於為樂矣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秀非苗也類於苗而亂苗佞非義也假於義而亂義利口非信也託於信而亂信鄭聲非正樂也雜於樂而亂樂紫非朱也間於朱而亂朱鄉原非德也似於德而亂德凡此皆似是而非孔子之所惡也莠之亂苗其實為易辨故佞與利口似之鄭聲與紫則亂雅聲正色為難辨故鄉原似之楊雄曰太山之與螳垓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亦此意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其序與孟子不同何也論語以紫之為害

不及鄭聲鄭聲之為害不及利口故舜命九官先之以夔之典樂繼之以龍之納言孔子語顏淵先之以放鄭聲繼之以遠佞人其意亦由是也孟子以亂義不及亂信亂信不及亂德其所主三者而已而苗莠朱紫聲樂特觸類而取譬者也其異如此

樂書卷第九十五終

樂書卷第九十六

樂圖論

序樂

原律

備數

審度

和聲

序樂

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樂大師
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声陽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
夷則無射陰声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
以五声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
竹由是觀之六律六同所以考五声五声所以成八音
八音所以節六舞故先王作樂先之以律同繼之以五
声成之以八音終之以六舞則發諸声音形諸動靜性
術之變盡於此矣然先王立樂之方先後有倫而不亂

終始有彝而不變循乎道之序君子以成焉明乎樂之
序君子以終焉圖之以著制器之象論之以明尚象之
意故先同律次五声又次以八音而以歌舞終之此樂
之大凡也大象無形大音希声故五声樂之象而非大
象也八音樂之器而非大音也大象大音同真於太虛
之妙蓋將載道而與之俱矣庸詎不為樂之本歟今夫
三才之道參和為冲氣五六之數一貫為中合故參兩
合而五声形焉參伍合而八音生焉二六合而十二律
成焉其取數雖多要之會歸於中而已是樂以太虛為
本而声音律呂又以中声為本也昔伊耆氏實始作樂
以謂土位中央而於陰陽為冲氣籥生黃鍾而於律呂
為中声始乎土鼓中声出焉中乎蕢桴中声發焉卒乎
鞀箏中声通焉樂之所本如此豈不為天地之和人道
之正也哉雖然樂本於太虛而声音又本於人心人心
居中以治五官非声而所声者自是而發而声者實
該而存焉是知心以情變声以心變本乎哀心感者声
之變也噍以殺本乎樂心感者声之變也嘽以緩至於
本乎喜怒敬愛之心而其声之變也亦如之苟窮本知
變則樂之情文得矣知其情者能作知其文者能述非
深通乎本末者其孰能與此

原律

昔黃帝正名百物爰命伶倫自大夏之西斷嶰谷之竹
取其自然圓虛者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其
竅之厚且均又制十二筩象鳳凰之鳴別陰陽之声應
者兩節間也十二中氣而律呂備矣此黃鍾所以為律本而律又為
萬事本也蓋律以竹為管者天生自然之器也以黍為

實者天生自然之物也以天生自然之物實天生自然之器則分寸之短長容受之多寡声音之清濁權衡之輕重一本之自然而人爲不預焉此中和之聲所以出而大樂所以成也今夫天地分位則陰陽升降清濁所以殊音也寒暑變節則四方列位声音所以殊響也斗杓移指則十二月異辰律呂所以別氣也然律呂之制蓋原於數度終於衡量其爲數也始乎一二卒乎不可窮則萬變之多可得而知矣其爲度也始乎毫釐卒乎不可圍則四海之表可得而揆矣爲量則始自主撮而可以量江海雖元氣浩浩可測也爲鈞則始自錙銖而可以等華嶽雖坤靈磅礴可度也繇是知志律之妙於大不終於細不遺窮高極遠而測深厚造化不能遺其功鬼神不能遁其情況其顯顯者乎古人嘗謂不出戶

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聲律之謂也樂苑曰律之爲用窮天地之聲盡天地之數播之於樂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變風俗非至聖孰能與於此後世有作易竹以銅是以人爲之器實天生之黍則分寸容受安得不差聲音輕重安得不紊平若然求陰陽之氣効於律中和之聲効於樂亦已難矣

備數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聖人原數之始而以隸首作之變之以參伍會之以錯綜歷十二辰而五數備矣蓋天地自然之數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未有不起自黃鍾九寸之律也列子曰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故黃鍾之律以九寸爲度自一而始至九而究復歸於一

而已一之為數數之宗也故以一益九而為十以十益九而為百以百益九而為千以千益九而為萬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衡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之以度而不失毫釐物有多寡受之以量而不失圭撮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而不失黍稷聲有清濁協以律呂而不失五音夫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覩矣臣嘗考周禮大司徒九數之法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贏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積累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揉正圓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苟乘以散之除以聚之伶倫為竹管室灰為候以揆百度未有不

得數而有常矣先儒第弗深考反疑古數為舛而以宋祖冲綴術之法為密真目論也

審度

古者以聲為律以身為度故按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臂知尋推而變之而五度審矣今夫以子穀秬黍中者度一黍之廣九十分為黃鍾之長一黍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蓋所以度長短也且黃鍾之律不過九寸然物以三成音以八生以三乘九故二尺七寸而一幅以五乘八故四丈而一疋是始於分終於丈五度之大凡也後世起度之法雖或不一然論分不過孫子之筭術為蠶吐絲為忽十忽為抄十抄為論寸不過淮南子之薊粟秋分而禾薊定薊禾穗芒也律數十論丈引不過漢銅竹之法漢法用銅高二寸廣二寸長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要之不出以身為度之意也

周禮璧羨以起度而禮樂興焉然則先王作樂本之度
數稽之齊量而舉得其中則樂之寓諸器數惡往而非
中聲哉易緯有十馬尾為分之論是或一說也

聖朝因循唐令以象黍之廣為尺調鍾律測畧景
太祖常患雅樂太高詔和峴取王朴尺校司天監銅尺
為短四分又出上黨秬黍令峴索之按尺與銅表冥合
由是峴論樂聲之高疑在尺短更用銅尺改定鐘石
太宗詔李照修正雅樂以太府鐵尺為正比王朴尺長
三寸比景表尺二寸六分後得河東秬黍大者縱索之
然後鑄銅為新尺質之古器惟晉荀勗新造者尤相諧
韻可謂密切而有正也阮咸譏之誣矣

和聲

萬類殊形俱資元氣眾音異響俱會五聲聲非効律律
以而聲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
矣是故宮為君不以律和之則其聲荒其君驕商為臣
不以律和之則其聲跛其臣壞角為民不以律和之則
其聲憂其民怨徵為士不以律和之則其聲哀其事勤
羽為物不以律和之則其事危其財匱若夫聲以質情
律以和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各安其五聲至於教六
詩又以六律為之音豈亦律和聲之位而不相奪倫也
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意歟傳曰律明五義
法取和聲此之謂也莫非聲也有正聲焉有間聲焉故
其聲正直和雅合於律呂謂之正聲此雅頌之音古樂
之發也其聲間雜繁促不協律呂謂之間聲此鄭衛之
音俗樂之發也雅頌之音理而民正鄭衛之曲動而心
淫然則如之何而可不過乎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

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樂書卷第九十六終

樂書卷第九十七

樂圖論

嘉量

權衡

參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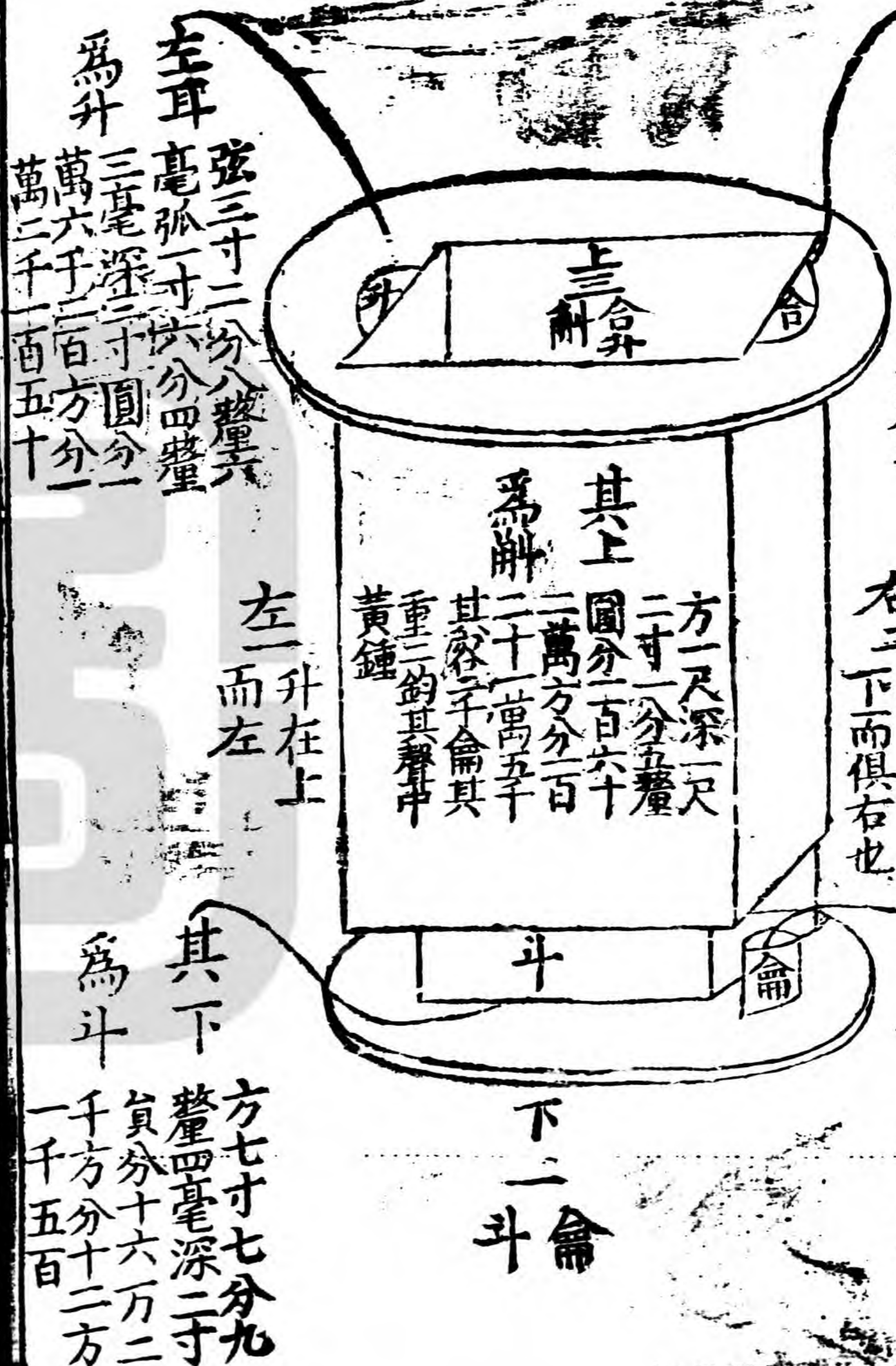
定尺

嘉量

為合 千二百一十五
 千六百二十方分一
 五絲深二寸負分一
 右耳 毫弧七分一釐一毫
 弦一寸四分二釐三

右三 合在上龠在
 下而俱右也

龠 似爵十方分六百七
 其狀寸圓分八百一
 圓徑九分深一



左耳 弦三寸二分八釐六
 毫弧一寸六分四釐
 為升 三毫深二寸圓分一
 萬六千二百方分一
 萬二千一百五十一

左 升在上
 而左

其下 方七寸七分九
 釐四毫深二寸
 負分十六萬二
 千方分十二方
 一千五百

古之為量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則量之為器

本於黃鐘之龠也 孫子筭術以大粟為一圭十圭為抄

之為滿深尺內方尺而負其外其實一均聲中黃鐘之宮

黃鐘之管實千二百黍為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

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蓋其制方尺而圓其外旁

有庇上為斛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象爵

其圓象規上三下二參天兩地之數也圓而函方左一

右二陰陽之義也其重二均備氣物之數也合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聲中黃鐘之宮始之而反

覆焉人君制器之象也春秋之時齊有四量始於豆區

終於黼鍾豈先王遺制歟 反斛聲中黃鐘覆斛亦考工

記載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

永啓厥後茲器維則由是觀之量所以為天下則者允

臻其極而已此樂之中聲所假而出也極而論之五度起於黃鍾之長而禮之意寓焉五量起於黃鍾之龠而樂之意寓焉禮雖起於度而量實隨之故荀卿論禮必齊以度量也樂雖起於量而度實兼之故樂記論樂必稽之度数也王制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廣狹不中量皆禮之所禁典同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十有二聲爲之齊量皆樂之所本是禮樂者道也度量者器也周公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者以其頒器明道於天下故也北魏斛大而尺長新室斛小而尺短皆不合乎先王度量則禮樂可知矣唐開元中將定郊廟之樂因出武延秀所獻銅律玉尺玉斗升合以考金石當是時銅律已亡九管而正聲三百六十銅斛二銅稱銅區十四斛左右耳與鬻皆正方積十而登以至於斛其銘曰大唐正觀十年歲次元栲月旅應鍾累黍校龠成茲嘉量與古玉斗相符亦可謂近古矣聖朝李照去累黍爲龠之法而以水校黃鍾定律斗樂稱之量雖適一時之用其去古遠矣

權衡

權與物鈞而生衡所以稱物平施而知輕重本起於黃鍾之重也蓋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有二銖然輕重生乎天道秋分剗定而禾熟十二剗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而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因而四之故十六兩爲一斤三月而一時三十日而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時而一歲故四鈞爲石後魏王顯達獻古銅權重四鈞此其遺制也故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而五權謹

矣傳曰大極元氣為黃鍾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
一為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由故劉歆論樂始
於備數和聲中於審度量量而終於權衡也

聖朝淳化中詔定稱法至景祐又取漢志子穀秬黍為之
太宗淳化元寶錢造為二稱皆近古制李照制鍾律之管
用六龠為合十合為升升水之重為斤十斤之重為稱然
自立一家之說非古制也

黍黍

樂者天地之和律者道和之器先王作樂本於黃鍾之律
其聲本於黍黍之法今夫天降嘉種維秬維秠黍之秬者
一桴二米天地至和之氣所生者也以和氣所生之黍黍
中聲所成之樂必假度量權衡而為之是聲之清濁度之
長短量之小大權衡之輕重一本於黍黍而已隋文之時

牽於縱黍之說卒莫能決迨平陳得古樂器迺曰華夏舊
聲也信乎黍黍之難矣

聖朝李照以縱黍累尺黍細而尺長胡瑗以橫黍累尺黍
大而尺短要皆失於以尺生律也房庶之法律徑三分容
千二百黍蓋得周鬲漢斛之實其聲下今樂一律有奇本
於以律生尺也由是觀之黍黍之法不在乎縱橫而在乎
得天地冲和氣所生者也周得有郃秬黍而樂和漢得任
城秬黍而近古豈在夫縱橫黍之而已哉隋取羊頭山黍
定尺而不協律非地有肥瘠歲有豐歉也不得天地冲氣
所生秬黍中且真者而已

後漢任城縣產
秬黍三斛八斗

定尺

先王作樂實始黍黍真則尺定尺定則律均律均則聲
調是故尺短則律短其聲清而益上尺長則律長其聲濁

而益下要皆非中聲御葢之所幾者也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白虎通曰商以十寸為尺周以八寸為尺故許慎說文曰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尺周尺也蓋漢用商尺周兼用之猶周禮以正月之吉為時王之正兼用正歲為先王之正也考工記嘉量方尺圓其外八寸之尺也深尺容一鬴十寸之尺也尺雖長短不同其出璧羨而用之一也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周尺用其長兼用其廣深尺專用其長而

已降周迄唐第尺為十六等矣周尺一也晉田父尺二也梁表尺三也漢官尺四也魏杜夔尺五也晉後尺六也後魏前尺七也中尺八也後尺九也東後魏尺十也蔡邕銅龠尺後周玉尺十一也尺人尺錢泉之渾天儀尺周後鐵尺十二也萬室常水律尺十三也劉曜渾天儀上圭尺十四也梁朝俗尺十五也唐官尺八寸也後世以此考天地陰陽定十二律真聲何異繫風捕影者邪嘗觀晉武帝泰始中命荀勗校太樂八音

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尺四分有奇爰放周尺更鑄律呂以古器校之第為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餘並符契時人稱其積密惟阮咸譏其聲不合雅後掘得古銅尺果長荀尺四分時人伏咸之妙漢章帝之時舜祠下得玉律度為尺與古銅尺近同及蔡邕銅龠以銀錯識之曰黃鍾之管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千有二百自斯之外尺律受黍多少並與漢志不同至隋開皇初詔牛洪等議定律呂會集江左得陳氏律管十二吹之以定聲更造樂器高祖與朝賢聽之曰此聲和雅令人舒緩華夏舊聲也其庶矣乎秦夫律呂其聲蓋與陰陽流通若因聲定尺庶幾協律若尺定聲無自而可繇前一十五等古尺校之惟宋朝人尺

及蔡邕銅龠咸受千二百黍差與漢志合同兼蘇綽尺亦相附會是知循聲定尺始可言律矣 聖朝景祐中李照宋祁李隨按協王朴律準高古樂五律禁坊樂二律太祖皇帝取京縣秬黍粟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下太常四律別詔取上黨秬黍定星杪為龠合升斗以興鐘鐃聲量之法去四清聲用十二律真曠世舉也比年以來楊傑復進四清之說變亂先王十二律之制釐而正之實今日急務也 今之新定大樂所用律度量衡以羊頭山秬黍十粒為寸十寸為尺其黃鐘之龠空徑三黍長九十分以黃鐘之龠准水於勺龠之中平滿無差又以六黍復為勺龠乞量橫徑九黍長十黍高七黍共成六百三十分量為一合十合量為一升十升量為一斗其合一合水之重則名比於一兩一升水之重則名比於一斤一斗水之重則名比於一石一斛水之重則名比於一石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於黃鐘頭槪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不實於黃鐘之律不動而滿也

樂書卷第九十七終

樂書卷第九十八

樂圖論

十二律

黃鍾

大呂

太簇

夾鍾

姑洗

仲呂

黃鍾

黃鍾長九寸圍九分積實八分

一十分三分損一下生林鍾

先王制鐘鼓之器以謂鼓音革本乎陽者也故作而散鐘音金本乎陰者也故止而聚是鐘之爲義非所以爲種與鍾也亦非所以爲動也一於止聚而已揚雄曰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又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乎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蓋天謂之玄地謂之黃坤

之上六則建亥之月萬物莫不黃而頌矣陽氣潛萌之時也建子之月萬物莫不孳而生矣陽始生之時也故十一月之律謂之黃鍾豈亦原始稱之歟今夫五色莫盛於黃五聲莫大於宮故月令仲冬律中黃鍾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冬則水王而土尅之是土之色待水而後著律之宮待土而後成也國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蓋陰聲六以大呂爲之首陽聲六以黃鍾爲之首則宣養六氣者主陽而言也大呂之律八寸有奇黃鍾之律九寸則宣養九德者主數而言也黃鍾之律萬事之根本也故五數起於黃鍾之多五度起於黃鍾之長五權起於黃鍾之重五量起於黃鍾之倫考工記索氏爲量聲中黃鍾之宮則權衡數度中黃鍾之宮可知矣傳曰三倍黃鍾大如雷霆三減黃鍾細如昆蟲上

下聲同是其真性然禮天神則奏黃鍾降天神以之爲角召人鬼以之爲宮者分樂而奏以之禮天神則迎氣祈報之時也冬至之郊降天神以之爲角者以日一北而萬物生故也禘祫之祭召人鬼以之爲宮者以死者北首故也梁武帝言黃宮音土也鍾羽音水也陽數得五土數也處於坎水宮也生潤萬物莫過於水土故以黃鍾名之不亦透論邪極而言之六律自黃鍾始六同自應鍾終黃鍾陽也其管大以長應鍾陰也其管小以短臣嘗考周官三宮皆以中聲爲主故天統以仲春之圜鍾爲宮人統以仲冬之黃鍾爲宮至於地統之宮不以仲夏之蕤賓而以季夏函鍾者以土王六月爲長夏足以全地統之中又非蕤賓所能盡故也豈非得尊無二上之旨哉先儒以黃鍾爲天統大呂爲地統太簇爲

人統謂是爲三正可也謂之爲三統不知奚據云爾

大呂

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圍九分積實



七百五十八分四釐強三分損一下生夷則

六律以陽聲爲主六呂以陰聲爲主同於陽謂之六同間於陽又謂之六間劉歆曰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芽物也蓋大呂以黃鍾爲主黃鍾以大呂爲助

主則用事而旅則助之而已此國語所謂大呂助宣物之意也萬物細芽於丑而大呂丑之氣也陽氣欲達陰執而紐之非所以干時乃所以助之也孰謂呂有呂距之意乎梁武帝曰大商音金也呂亦商音金也土金之母也丑土金之墓也以二商建首故以大呂名之非通論也然則歌黃鍾奏大呂以禮天神而黃鍾為宮大呂為角以致人鬼何也黃鍾六律之首大呂六同之首其體敵其聲合故歌黃鍾於堂上必奏大呂於堂下尊黃鍾為宮必卑大呂為角以位而別上下以分而定尊卑則其聲同和而不乖矣故分樂以之禮天神旅宮以之召人鬼凡以神仕者冬至致天神人鬼是天人同致不嫌乎律呂之同其所異者特歌奏宮角以別位分而已天人同以太蕤為徵亦其意歟極而論之陰不極則

太蕤

陽不芽陽不極則陰不萌生陽莫如子而亥實芽焉生陰莫如午而已實萌焉陽芽於亥達而至於丑可名於大矣故謂之大呂陰萌於巳探端求之可名於小矣故謂之小呂



二十分三分損一下生南呂

一陽反為復則黃鍾者萬物歸根而方死之時也二陽大為臨則大呂者萬物復命而方生之時也三陽通為泰則太簇者萬物並作而族生之時也劉歆曰太簇者陽氣大奏地而達物豈非天地交萬物通之意歟傳曰引達於寅太簇寅之氣也萬物至是有向於卯而闢戶陽出而上陰入而下凡負陰抱陽而生者莫不通矣孰謂寅若愼然邪國語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故周官旋宮降神之樂天人均以之為徵至於分樂又奏之以祭地示者蓋贊陽所以降天神出滯所以召人鬼禮地示也梁武帝曰太商音金也簇徵音火也建寅之月金之出墓火之長生木之臨官土之傳氣水之合德皆在於寅故以太簇為名是不知太簇為徵之意也

夾鍾

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圍九分



積實六百七十四分二釐三分損一下生無射

古之造鍾律律十有二宣十二月之氣也鍾有三象三材之運也人宮以黃鍾死者所首之方也地宮以函鍾

萬物致養之方也天宮以圜鍾帝所出之方也傳曰冒
節於卯又曰二月為天門蓋圜鍾卯之氣也萬物至此
冒節而闢戶天門之象也震則萬物由大途而出卯則
萬物由天門而出圜鍾於時為仲春於方主規而已自
其主規言之謂之圜鍾自其為陽中而左右夾之又謂
之夾鍾傳曰分為二陽乃有夾稱國語曰二間夾鍾出
四隙之細也豈其意歟周官大司樂乃奏無射歌夾鍾
以享先祖降天神以之為宮禮人鬼以之為徵天人同
致故也與天人同以太族為徵同意梁武帝曰徵音火
也鍾羽音水也二月陰位也其氣陽也故有徵羽二音
陰水類也故受鍾號是不知圜鍾為宮之意也劉歆曰
陰夾助太族而出種物司馬遷曰陰陽夾則是又不知
春為陽中之意也

姑洗

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圍九分積



實六百四十分三分損一下生應鍾

萬物振美於辰而姑洗辰之氣也故其風清明其時季
春萬物潔齊之時也劉歆曰陽氣洗物辜潔之也司馬
遷曰萬物洗而生也或謂姑枯也洗濯也物生新潔洗
除其枯改柯易葉也或謂姑故也洗新也陽氣養生去
故就新也於義或然國語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
納賓也大司樂降天神以姑洗為羽出地示以姑洗為

徵及分樂而序之乃奏姑洗以祀四望蓋園丘方澤郊
之大者也四望郊之細者也施之郊祀所以考神行之
饗食所以納賓姑洗之用如此而已梁武帝曰姑宮音
土也洗羽音水也三月辰土也而為水墓故有水土之
音土養萬物涸水為潤然後得以姑洗為名是不知姑
洗為羽為徵之意也

仲呂

仲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



七十四圍九分積實五百九十九分二釐

萬物已盛於巳而仲呂巳之氣也蓋巳則正陽而無陰
故一自西北轉抵正南則屈而已焉陽巳而陰萌則萬
物盡旅而西行故謂之仲呂方是時陽出在外而盛大
陰入在中而微小又謂之中呂小呂國語曰三間仲呂
宣中氣是也劉歆曰微陰始巳起也起未成著於中旅
助姑洗宣氣齊物也誤矣周官大司樂歌大呂以祀天
神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於天神為小故也梁武帝曰
中宮音土也呂商音金也四月土氣方王巳金之本宮
故有宮商二音不亦失乎

樂書卷第九十九

樂圖論

十二律

蕤賓 林鍾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鍾
蕤賓

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圍九分積實五百



六十八分八釐強三分益一再上上生大呂

萬物絜希於午而蕤賓午之氣也五月一陰息而為主
乎內五陽消而為賓乎外蕤則下垂之貌也陽錐為賓

陰必藏蕤而下之尊賓之意者也禮曰山川所以饋鬼神也山川之有饋猶賓主之有饋也周官大司樂乃奏蕤賓以祭山川豈饋鬼神之意歟國語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豈賓主有獻酬交酢之禮而神人亦如之歟司馬遷謂陰氣幼少故曰蕤陽不用事故曰賓是也劉歆曰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萬物也或曰蕤卑也賓謹也梁武帝曰蕤徵音火也賓角音木也火木俱極故有徵角二音並失之矣

林鍾

林鍾長六寸圍九分積實五百



四十分三分益一上生太簇

黃鍾始陽林鍾始陰萬物夢昧於未而林鍾未之氣也以數則陽寡陰衆以氣則陽散陰聚傳曰林衆也鍾聚也豈主二陰長言之歟今夫五事以思為主五行以土為主土行雖分旺四季其正位實在於未又有君之道焉故劉歆曰林君也詩云有任有林卿大夫謂之任君謂之林義本諸此國語曰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豈以中和之聲有盡於是歟又謂之函鍾者以未為地統有含洪之義也故周禮凡樂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地示可得而禮矣司馬遷曰萬物就死氣林林然梁武帝曰林徵音陽也鍾羽音陰也豈其然乎

夷則

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圍九分

積實五百五分七釐三分益一上生夾鍾

陽生乎子至寅則人始見焉陰生乎午至申則人始見焉萬物申堅於申而夷則申之氣也陰至於此則申陽所為述陰事以成之而已蓋七月則三陰用事厥民夷之時也方厥民夷之時萬物莫不華而實之雖未及中亦各有儀則矣國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傳謂萬物將成平均皆有法則亦本諸此劉歆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或曰申神也申身可也

南呂

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圍九分積實

四百八十分三分益一上生姑洗

日一北而萬物生日一南而萬物死故書於仲夏謂之南訛也蓋萬物以陽生以陰死陰生乎午則日遡乎南

八月則萬物留熟於酉而南呂酉之氣也方是時日遊乎南故以南言之非謂南之為言任也配律之陽故以呂言之非謂呂之為言旅也國語曰五間南呂贊陽秀也斯之謂歟劉歆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戌萬物司馬遷言陽氣之旅入藏也或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或謂陽氣尚有任生薺麥皆失南呂之意也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姑洗陽聲以南呂之陰為之合所音火也呂商音金也其說雖不主配律為呂之說亦在所可取矣南呂亦謂之南事中呂亦謂之小呂者南事則陰之所成者事故也小呂則陰之所萌者小故也

無射

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圍九分積實四百四十九分四釐三分益一上生仲呂

六律始於黃鍾終於無射六間始於大呂終於應鍾蓋萬物畢入於戌而無射建戌之氣也其時則陰其聲則陽在卦為剝陰窮乎上陽反乎下終而復始之時也然陰用事物之所厭也與陽用事異矣此五陰已窮一陽將復其律所以謂之無射也今夫陰為威陽為德威則人畏而厭之德則人愛而樂之故國語只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大司樂乃奏無射以享先祖豈非祖有德天下皆愛而樂之故邪劉歆言陽氣

究物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為得之矣
或謂射者餘也言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或謂射者
出也言陰氣上升萬物隨陽而藏無復出也或謂射者
終也言物隨陽終當復隨陰起無有終也或謂無角音
木也射商音金也九月潤澤已竭能通射萬物故以射
為名不亦失乎

應鍾

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圍九分積實四百二十



六分三分寸之二三分益一上生蕤賓

萬物之理凡屬乎陽者唱凡屬乎陰者應故鼓有應鼓
鍾有應鍾皆主乎陰也十月純陰用事坤上六之時也
方是時萬物以陰藏歸根復命而該闕於亥矣應鍾建
亥之氣也傳曰歲功皆成應和陽功而收聚之為竟其
義矣大司樂乃歌應鍾以祭地示又言應鍾為羽以禮
人鬼地示則至陰之神而人鬼則樂能居之以從地而
已聲氣各以類致故也司馬遷曰陽氣之應不用事也
梁武帝曰應角音木也鍾羽音水也木長生於亥故言
角十月是水故言羽皆傳會之說也

樂書卷第一百

樂圖論

十二律

總論

旋宮

總論

萬物孳萌於子組牙於丑引達於寅冒節於卯振美於辰巳盛於巳罍布於午昧夢於未申堅於申留熟於酉畢入於戌闕該於亥故建子之律陽氣鍾於菑泉謂之黃鍾其日壬癸其月爲辜其歲困敦其風廣莫其宿虛其次須女其辰合星紀其候冬至在卦則乾之初九也故合於大呂而下生林鍾焉建丑之律陰氣菴助於陽謂之大呂其月爲涂其歲赤奮其宿牽牛其次建星其辰合元枵其候大寒其卦則坤之六四也故合於黃鍾

而下生夷則焉建寅之律萬物湊地而出謂之太族其
月爲陬其歲攝提其風條其宿箕其次尾其辰合娵訾
其候啓蟄在卦則乾之九二也故合於應鍾而下生南
呂焉建卯之律陰陽之氣相夾而聚謂之夾鍾其日甲
乙其月爲如其歲單闕其風明庶其宿心其次房其辰
合降婁其候春分在卦則坤之六五也故合於無射而
下生焉建辰之律萬物且然絜齊謂之姑洗其月爲寗
其歲執徐其宿底其次亢其辰合大梁其候清明在卦
則乾之九三也故合於南呂而下生應鍾焉建巳之律
萬物盡旅而西行謂之仲呂其月爲余其歲荒落其風
清明其宿軫其次翼其辰合實沈其候小滿在卦則坤
之上六也故合於夷則而上生黃鍾焉建午之律陰繼
於陽而賓之謂之蕤賓其日丙丁其月爲臯其歲敦牂

其風景其宿張其次星紀其辰合鶉首其候夏至在卦
則乾之九四也故合於林鍾而上生大呂焉建未之律
萬物成熟而衆多謂之函鍾其日戊巳其月爲且其歲
協合其宿孤其次狼其辰合鶉火其候大暑在卦則坤
之初六也故合於蕤賓而上生太簇焉建申之律萬物
夷易各有儀則謂之夷則其月爲相其歲涿灘其風涼
其宿伐其次參其辰合鶉尾其候處暑在卦則乾之九
五也故合於小呂而上生夾鍾焉建酉之律南氣旋入
謂之南呂其日庚辛其月爲壯其歲作噩其風闔闔其
宿囓其次留其辰合壽星其候秋分在卦則坤之六二
也故合於姑洗而上生焉建戌之律陽氣無餘謂之無
射其月爲亥其歲闍茂其宿胃其次奎其辰合大火其
候霜降在卦則乾之上九也故合於夾鍾而上生仲呂

焉建亥之律陰陽交應謂之應鍾其月為陽其歲大淵其風不周其宿壁其次室危其辰合析木其候小雪在卦則坤之六三也故合於太簇而上生蕤賓焉由是觀之本乎乾爻者為六律本乎坤爻者為六同六律左旋而生同為同位所以象夫婦六同右轉而生律為異位所以象子母間八而生所以象八卦旋之為宮所以象三才文之以聲不過乎五播之以音不過乎八成之以舞不過乎六要之一會歸中聲而已大司樂以是大合樂則幽明內外遠近微顯無往不通豈非樂通倫理之效耶然陽盡變以造始故每律異名陰體常以効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則鍾物所聚也呂物所匹也夾鍾亦謂之圜鍾以春主規言之函鍾亦謂之林鍾以夏主庇物言之南呂亦謂之南事則陰之所成者事而已中呂亦謂之小呂則陰之始萌者小而已六律謂之六始其位始乎陰也六呂謂之六間其位間乎陽也亦謂之六同其情同乎陽也分而言之則然合而論之皆述陽氣而上下通焉此所以均謂之十二律也月令十二月皆言律中者謂應中氣而中律故也中央特言律中黃鍾之宮者蓋四時本於中央十二律本於黃鍾五聲本於宮八音本於土以中央無正律而中聲出焉故取黃鍾之宮為聲律之本考工記量中黃鍾之宮亦此意歟

十二律旋宮

圜鍾宮

黃鍾角

太簇徵

祀天神

姑洗羽

祭地祇

函鍾宮
太簇角
姑洗徵
南呂羽

黃鍾宮

太呂角

太簇徵

應鍾羽

享人鬼

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其旋相為宮又不過三以備中聲而已蓋天以圓覆為體其宮之鍾不謂之夾而謂之圜與易乾為圜同意以其為帝所出之方也地以含容為德其宮之鍾不謂之林而謂之函與易坤含宏同意以其為萬物致養之方

也人位天地之中以成能其宮之鍾稱黃與易黃中通理同意以其為死者所首之方也且樂以中聲為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以仲春之管為天宮仲冬之管為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為地宮國語有四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五聲旋相之法圜鍾之呂為宮無射之律為之合黃鍾之律為角大呂之呂為之合太簇之律為徵應鍾之呂為之合姑洗之律為羽南呂之呂為之合凡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故其合別而為四函鍾之呂為宮難賓之律為之合太簇之律為角應鍾之呂為之合姑洗之律為徵南呂之呂為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為三黃鍾之律為宮大呂之呂為角太簇之律為徵應鍾之呂為羽而兩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也故其合又降而為二在易上

經言天地之道下經言人道而元亨利正之德乾別為四坤降為二咸又降為一亦此意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法道其數參而奇雖主乎三陽未嘗不以一陰成之故其律先陰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陰未嘗不以二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於天而以陰先陽或下同於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律所以一於陽先乎陰歟大抵旋宮之制與易著卦六爻之數常相為表裏著卦之數分而為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而六爻之用抑又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則知陰陽之律分而為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餘律歸奇亦象閏之意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亦分陰分陽之意也三宮之用

則三木迭旋亦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之管禮天神以圜鍾為首禮地示以函鍾為首禮人鬼以黃鍾為首三者旋相為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隨而運焉如此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十二辰之位取三統三正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如此而已先儒以十有二律均旋為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為十二律之準不亦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耶後世之法非特此也復以黃鍾為宮為羽大呂為二商太簇為角蕤賓為徵圜鍾為羽姑洗為宮為羽中呂為商蕤賓為徵函鍾為羽夷則為羽南呂為徵應鍾為角為羽抑又其矣然天人之宮以太簇為徵者祀天於南郊而以祖配之則天人同致故也三宮不用商聲者

商為金聲而周以木其不用則避其所尅而已太師
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氣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
羽則古樂之聲闕一不可用之作樂非不備五聲其無
商者文去而實不去故也荀勗以審詩商為大師之職
然則詩為樂章商為樂聲章之有商聲大師必審之者
為避所尅而已與周之佩玉左微角右宮羽亦不用商
同意夫豈為然尚柔而商堅則也哉先儒言天宮不用
中呂函鍾商呂無射入宮避函鍾南呂姑洗蕤賓不用
者卑之也避之者避之也以謂天地之宮不用人宮之
律入宮避天地之律則人宮用蕤鍾孰謂避天地之
律邪
不擊故云縣八用者失其制也
聖朝八音之制以金為首凡樂器一取法於編鐘宮架

旋相為宮八十四調自夷則以下四均用清聲啞鐘復
鳴凡考擊之法面北下八自右手向西擊黃鍾正第二
正第三太簇正四夾鍾正五姑洗上八自左手向東擊
王六仲呂正七蕤賓正八林鍾正十二正律既具次設清聲
則夷正次南呂正次无射正十二正律既具次設清聲
四枚在應鍾之次參以諸器皆有清濁相應可謂善矣然
皇帝親行祫享之禮迎神宮架奏興安九成之曲黃鍾
為宮三奏大呂為角二奏太簇為徵二奏應鍾為羽二
奏音不去羽而去商律不用十二而用十六臣恐未合
先王之制也

樂書卷第一百終

樂書卷第一百一

樂圖論

十二律

律呂相生上

律呂相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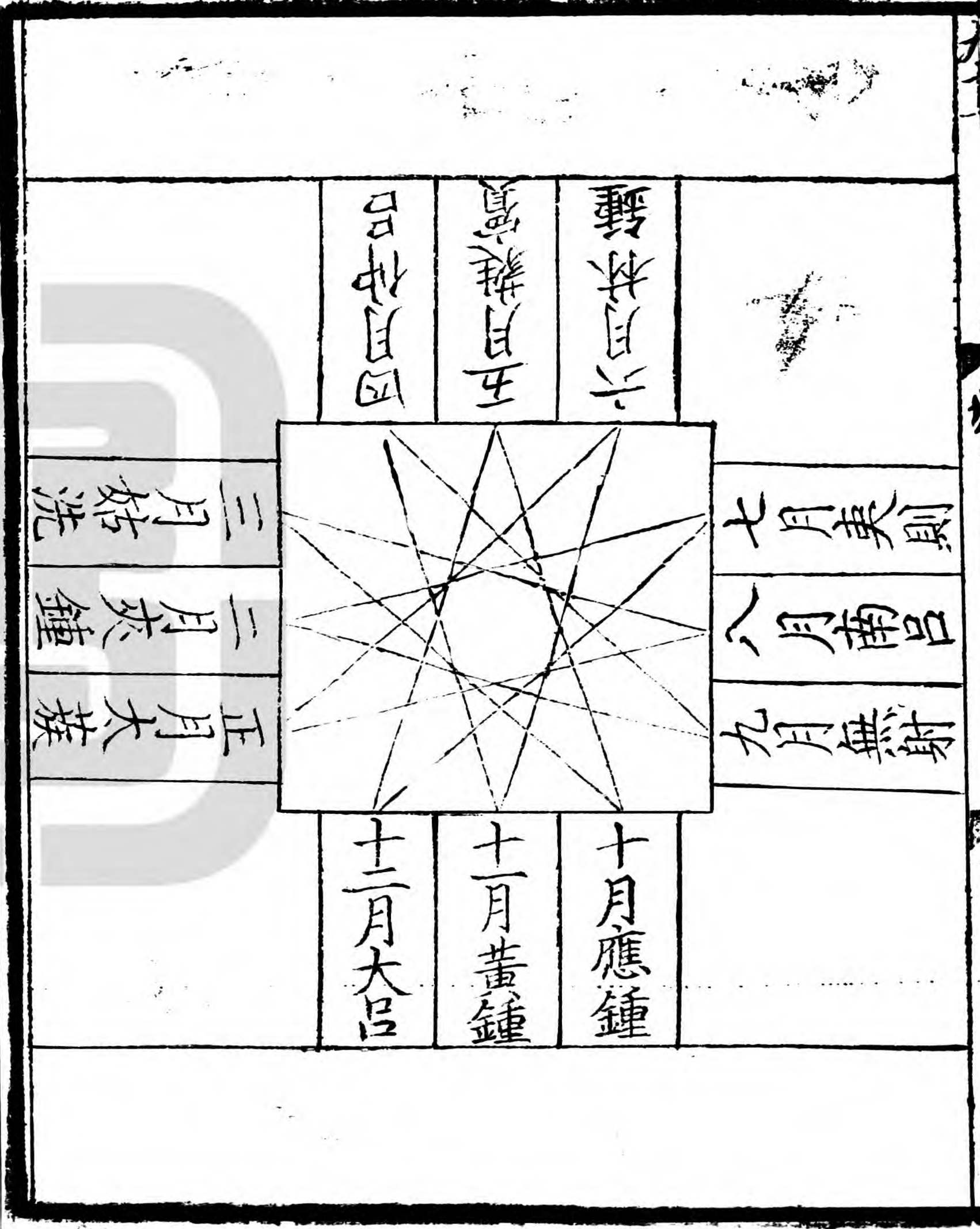
律呂相生下

律呂子聲

辨四清

律呂相生上

甚哉諸儒之論律呂何其紛紛邪謂陰陽相生自黃鍾
 始而左旋八八為伍管以九寸為法者班固之說也下
 生倍實上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管又不專以九寸為法
 者司馬遷之說也持隔九相生之說以中呂上生黃鍾
 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生去減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十
 二律之外更增六八為六十律者京房之說也本呂覽
 淮南王安蔡邕之說建蕤賓重上生之議至於大呂夾
 鍾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隔
 七為上生隔八為下生至於仲呂則孤而不偶蕤賓則
 踰次無準者劉向之說也演京房南事之餘而伸之為
 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次蕤者宋錢樂之之說也
 斥京房之說而以新舊法分度參錄之者何承天沈約
 之說也校定黃鍾每律減三分而以七寸為法者隋劉



焯之論也折毫釐之彊弱為筭者梁武帝之法也由此觀之諸儒之論角立蓬蠹起要之最為精密者班固之志而已今夫陰陽之聲上生者三分之外益一下生者三分之內損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古歷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若夫律同之聲適多寡之數長短之度小大之量清濁之音一要宿乎中聲而止則動黃鍾而林鍾應動無射而仲呂應和樂未有不興者矣

律呂相生中

度之本在身律之本在聲故凡聲律之用陽或損數以生陰於下陰或益數以生陽於上故黃鍾之管九寸因九而九之為得八百一十分當曆之一統所以全參天之數而為六陽始也三分損一而林鍾生焉林鍾之管六寸因六而六之為得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所以全

兩地之數而為六陰始也三分益一而太簇生焉黃鍾之管分作三分每分合有三寸除其三寸自然合成分月林鍾六寸之管謂之下生林鍾六寸之管自然合成分每分合有二寸率此之數加之六寸之上自然合成分成正月太簇八寸之管謂之上生餘律之管准此太簇之管八寸因八而八之為得六百四十分當六十四卦所以全五位之合極天地之變也三分損一而南呂生焉南呂之管五寸三分寸之一三分益一而姑洗生焉姑洗之律七寸九分寸之一三分損一而應鍾生焉應鍾之管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三分益一而蕤賓生焉蕤賓之管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三分損一而大呂生焉大呂之管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三分益一而夷則生焉夷則之管五寸七十九分寸之四五百五十一三分損一而夾鍾生焉夾鍾之管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三分益一而無射

生焉無射之管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三分損一而中呂生焉中呂之管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凡此十二律相生之位終於仲呂復生黃鍾自黃鍾左旋八八爲伍隔八辰而相生自然子午以東爲上以西爲下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而聽之爲易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而聽之爲難知此所以明陽下生陰陰上生陽也然十二月聲陰陽常定音既清濁不一管自長短不常聲濁則管長聲清則管短排而視之義可見矣然則先王作樂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唯黃鍾林鍾太簇三管各得全寸而自餘有微分之數者實本三分損益自然所致固非尋常毫忽所能度量者也然則十二律相生至中呂則數將幾終如復用之則中呂更上生黃鍾樂

府謂之兩上聲理固然矣

律呂相生下

夫乾天下之至健而六陽宗焉夫坤天下之至順而六陰宗焉然獨陰不生獨陽不生氣必有合然後生故以乾坤六爻爲相生之配黃鍾建子之氣則乾之初九而於卦爲復下生林鍾則坤之初六而於卦爲姤是謂律娶妻一也黃鍾陽九林鍾陰六以九生六明陽唱陰和之義林鍾建未之氣上生太簇則乾之九二而於卦爲臨是謂呂生子一也太簇建寅之氣下生南呂則坤之六二而於卦爲遯是謂律娶妻二也南呂建酉之氣上生姑洗則乾之九三而於卦爲泰是謂呂生子二也姑洗建辰之氣下生應鍾則坤之六三而於卦爲否是謂律娶妻三也應鍾建亥之氣上生蕤賓則乾之九四而

於卦為大壯是謂呂生子三也蕤賓建午之氣上生大
呂則坤之六四而於卦為觀是謂律娶妻四也大呂建
丑之氣下生夷則則乾之九五而於卦為夬是謂呂生
子四也夷則建申之氣上生夾鍾則坤之六五而於卦
為剝是謂律娶妻五也夾鍾建卯之氣下生無射則乾
之上九而於卦為乾是謂呂生子五也無射建戌之氣
上生仲呂則坤之上六而於卦為坤是謂律娶妻六也
由是觀之十二律損益之數不出於三以象三才生娶
之法不出於八以象八風同位者象夫婦異位者象子
母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為法故黃鍾
九寸其數八十一宮林鍾六寸其數五十四徵太簇八
寸其數七十二商南呂之數四十八羽姑洗之數六十
四角應鍾之數四十二蕤賓之數五十七大呂之數七

十六夷則之數五十一夾鍾之數六十七無射之數四
十五仲呂之數六十可得而類推矣崔靈恩三禮義宗
異位者象子母黃鍾下生林鍾同在初位故為夫婦林
鍾上生九二太簇故為子母太簇下生六二南呂又為
夫婦餘
皆准此

律呂子聲

先儒之論律呂正聲倍子而為母子聲半正而為子若
黃鍾之管正聲九寸為均其子聲則四寸半三分損一
下生林鍾之子又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之子由是第之
然于中呂以從十二母相生之法故黃鍾為宮而下生
林鍾為徵林鍾上生太簇為商太簇下生南呂為羽南
呂上生姑洗為角此黃鍾之調皆得三分之次故用正
律之聲大呂為宮而下生夷則為徵夷則上生夾鍾為
商夾鍾下生無射為羽無射上生中呂為角此大呂之

調皆得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太簇為宮而下生南
呂為徵南呂上生姑洗為商姑洗下生應鍾為羽應鍾
上生蕤賓為角此太簇之調皆得三分之次故用正律
之聲夾鍾為宮而下生無射為徵無射上生中呂為商
中呂上生黃鍾為羽黃鍾正律聲長非中呂三分去一
之次故用子聲為羽黃鍾下生林鍾為角林鍾子律聲
短非中呂為商之次故還用正聲為角此夾鍾之調正
聲四子聲一也姑洗為宮而下生應鍾為徵應鍾上生
蕤賓為商蕤賓上生大呂為羽大呂正律聲非蕤賓三
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羽大呂下生夷則為角夷則
子律聲短非蕤賓為商之次故還用正聲為角此姑洗
之調正聲四子聲一也中呂為宮而上生黃鍾為徵黃
鍾正律聲長非中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徵黃

鍾下生林鍾為商林鍾子律聲短非中呂為宮之次故
還用正聲為商林鍾上生太簇為羽太簇正律聲長非
林鍾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羽太簇下生南呂為
角此中呂之調正聲三子聲二也蕤賓為宮而上生大
呂為徵大呂正律聲長非蕤賓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
聲為徵大呂下生夷則為商夷則上生夾鍾為羽夾鍾
正律聲長非夷則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羽夾鍾
下生無射為角無射子律聲短非夷則為商之次故還
用正聲為角此蕤賓之調正聲三子聲二也林鍾為宮
而上生太簇為徵太簇正律聲長非林鍾三分去一之
次故用子聲為徵太簇下生南呂為商南呂上生姑洗
為羽姑洗正律聲長非南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
為羽姑洗下生應鍾為羽應鍾子律聲長非南呂為商

之次故還用正聲爲角此林鍾之調正聲三子聲三也
夷則爲宮而上生夾鍾爲徵夾鍾正律聲長非夷則三
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徵夾鍾下生無射爲商無射
子律聲短非夷則爲宮之次故還用正聲爲商無射上
生中呂爲羽中呂正律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之次故
用子聲爲羽中呂上生黃鍾爲角黃鍾正律聲長非無
射爲商之次故用子聲爲角此夷則之調正聲二子聲
三也南呂爲宮南呂上生姑洗爲徵姑洗正律聲長非
南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徵姑洗下生應鍾爲
商應鍾子律聲短非南呂爲宮之次故用正聲爲商應
鍾上生蕤賓爲羽蕤賓正律聲長非應鍾三分去一之
次故用子聲爲羽蕤賓上生大呂爲角大呂正律聲長
非應鍾爲商之次故用子聲爲角此南呂之調正聲二

子聲三也無射爲宮而上生中呂爲徵中呂正律聲長
非無射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徵中呂上生黃鍾
爲商黃鍾正律聲長非無射爲宮之次故用子聲爲商
黃鍾下生林鍾爲羽林鍾正律聲長非黃鍾子聲三分
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羽林鍾上生太簇爲角太簇正
律聲長非黃鍾子聲爲商之次故用子聲爲角此無射
之調正聲一子聲四也應鍾爲宮應鍾上生蕤賓正律
聲長非應鍾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徵蕤賓上生
大呂爲商大呂正律聲長非應鍾爲宮之次故用子聲
爲商大呂下生夷則爲羽夷則正律聲長非蕤賓子聲
爲徵之次故用子聲爲羽夷則上生夾鍾爲角夾鍾正
律聲長非大呂子聲爲商之次故用子聲爲角此應鍾
之調正聲一子聲四也凡此蔽於十二律均旋爲宮之

說失周禮三宮之意也三宮旋相而唱和有應曷嘗有子聲邪若以爲十二律皆有子聲然則黃鍾大呂太簇三律何獨止用正聲邪

辨四清

先王制十有二律倡和清濁迭相爲經而清濁之聲未嘗偏勝也孰謂十二律之外復有四清聲乎爲是說者非古也其隋唐諸儒傳會之說歟彼其所據者唐之正史通禮會要令式通典義纂義羅之類特一人之私說非有本於聖人之經天下之公論也世之廣其說者不過謂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鍾磬之簾以無射爲宮則黃鍾爲商太簇爲角無射君也管長四寸九分黃鍾臣也乃長九寸太簇民也亦長八寸若用正聲則民與臣聲皆尊而君聲獨卑必須用黃鍾四寸五可太簇四

寸之清以荅無射之律則君尊於上臣卑於下民役其令矣是不知十二律以黃鍾爲君非所以爲臣也今夫黃鍾之律冠十二律之首正位於北而面南所以寓人君向明而治之意而十有一律莫敢與之抗矣是君聲常尊而臣民之聲常卑天地自然之道也安有君臣與民相避以爲尊卑之理乎彼謂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其四者之意蓋爲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既謂黃鍾至夾鍾爲之又謂爲夷則至應鍾而設是兩四清也至於論琴瑟笙竽又益四清而爲十二清聲是十六律之說果不足以勝十二月矣又况既有黃鍾矣又有黃鍾清焉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臣竊觀

聖朝嘗命有司考正鍾律遍問大樂諸上僉言每朝饗

祭祀唯傳舊法用正聲十二其四清聲多不能考較是
太常之樂名用四清實用十二律也李照據周禮典同
而論之謂十二鍾之外其餘四鍾皆是清聲非中聲乃
鄭衛之樂也若去四清之鍾則哀思邪辟之聲無由而
起何知樂之深耶奈何好異之士排而非之真墨子之
徒也

樂書卷第一百終